

“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學術國際研討會”思想研究論文

南湖珞桂

2005年12月2日至3日（星期五、六），在臺灣政治大學行政樓七樓第一會議室召開了“出土簡帛會”。主辦單位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簡帛資料文哲研讀會。發表論文者有：朱淵清、丁四新、陳劍，香港學者有：張光裕，日本學者有：末永高康、大西克也、谷中信一、本大二、竹田健二和佐藤將之，臺灣學者有：謝君直、楊晉龍、高莉芬、邱德修、林素清、王志楣、林明照、洪燕梅、林啓屏、林素英、林碧玲、季旭昇、陳麗桂、蔣秋華。兩天共計10場30人的演講，與學生申請到會旁聽。這次會議，主要從文字、文獻和思想三個方面對出土簡帛文獻做出了研究。本文主要介紹會議的思想性研究論文的內容。

一、上博楚簡研究。

對於上博楚簡的思想研究，有林義正的“論《恆先》的宇宙思維——基於內觀功夫的另一個詮釋與戰國道家哲學論題探究”，陳麗桂的“從出土簡帛文獻看戰國楚道家的道論及其相關問題——以《恆先》與《詩論》為核心”，林素英的“從《詩論》探究《鄭風》之禮教思想”，丁四新的“楚簡《詩論》析”，林啓屏的“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關鍵事件及其意義——以‘秦火焚書’為討論的起點”。

台大哲學系林義正教授的大文認為《恆先》的宇宙思維非出自外觀或思辨，而是立基於道家內觀功夫。其說雖出自《老子》，但與《列子》為近。他說：“《恆先》的宇宙思維亦當是由體道之士本於玄冥實‘恆’之‘治、靜、虛’亦當取之《列子》‘太初、太始、太素’之生序而逆表之，《列子》於《恆先》則詳其生序而分之，謂‘或、氣、有’，其間若合符節。”該文所採句讀與李零有迥異之句讀。行、出、生，虛靜為一，若寂寂、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對於“或作”之“或”，梳者在行文之中權擇比較模糊，而傾向於以“惑”解“或”。

東吳大學郭梨華副教授的大文，就《恆先》一文及先秦道家的哲學論題作了深入的探究（如“有始”、“氣”、“或”、“欲”），認為《恆先》的思想主旨在於論述始源之為“先”的存在。其說雖出自《老子》，但與《列子》為近。她說：“《恆先》的宇宙思維亦當是由體道之士本於玄冥實‘恆’之‘治、靜、虛’亦當取之《列子》‘太初、太始、太素’之生序而逆表之，《列子》於《恆先》則詳其生序而分之，謂‘或、氣、有’，其間若合符節。”該文所採句讀與李零有迥異之句讀。行、出、生，虛靜為一，若寂寂、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對於“或作”之“或”，梳者在行文之中權擇比較模糊，而傾向於以“惑”解“或”。

東吳大學郭梨華副教授的大文，就《恆先》一文及先秦道家的哲學論題作了深入的探究（如“有始”、“氣”、“或”、“欲”），認為《恆先》的思想主旨在於論述始源之為“先”的存在。其說雖出自《老子》，但與《列子》為近。她說：“《恆先》的宇宙思維亦當是由體道之士本於玄冥實‘恆’之‘治、靜、虛’亦當取之《列子》‘太初、太始、太素’之生序而逆表之，《列子》於《恆先》則詳其生序而分之，謂‘或、氣、有’，其間若合符節。”該文所採句讀與李零有迥異之句讀。行、出、生，虛靜為一，若寂寂、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對於“或作”之“或”，梳者在行文之中權擇比較模糊，而傾向於以“惑”解“或”。

東吳大學郭梨華副教授的大文，就《恆先》一文及先秦道家的哲學論題作了深入的探究（如“有始”、“氣”、“或”、“欲”），認為《恆先》的思想主旨在於論述始源之為“先”的存在。其說雖出自《老子》，但與《列子》為近。她說：“《恆先》的宇宙思維亦當是由體道之士本於玄冥實‘恆’之‘治、靜、虛’亦當取之《列子》‘太初、太始、太素’之生序而逆表之，《列子》於《恆先》則詳其生序而分之，謂‘或、氣、有’，其間若合符節。”該文所採句讀與李零有迥異之句讀。行、出、生，虛靜為一，若寂寂、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對於“或作”之“或”，梳者在行文之中權擇比較模糊，而傾向於以“惑”解“或”。

臺灣師範大學林素英教授的長篇大文，在討論《詩論》的基礎上，由此論及《鄭風》的禮教思想中的邦風特色，然後探究“風”類詩的本意，評論《鄭風》之價值，並進而探討《鄭風》21篇詩中《鄭風》21首詩的分類區別，林文認為《鄭風》無法普遍照顧到人世間最重要之五種人倫義理，對“親”人倫之情尤為缺乏。因此《鄭風》是由反面的反省而作，聲善之慾、男女之情必須經由“禮”與“欲”之調和，達到發而皆中節之境地。

武漢大學丁四新副教授的論文，著重分析了《容成氏》堯舜禹“禪讓”的觀念，對於“禪讓”與

化，乃至禪讓制的最終覆亡，作了深入的文本清理和思想分析。他認為，“禪讓”的政治哲學觀念行出來的，竟實現了從單純的“授賢”到“讓賢”觀念的巨大轉變，從而將“天子之位”為“公位”清晰地表露出來。堯特別關心“天子之位”所包含的道德性內容，其對舜的考察，也最為體現在道德“天下”的道德實踐和政治理想，正好滿足了堯對於“天子之位”所設定的道德、政治兩個方面的含義。舜在分官任職的過程中，突出了“用賢”的觀念，也實際上將“賢”作為“才”、“能”的方面。禹功的建立，更加體現了“賢”作為“能”一義的內涵，而“道德性”的內涵進一步退隱。在竹簡擔任的“大法官”職位，在禹登上天子之位後，而由禹直接取而代之。這些與臯陶“稱疾不出而死”可能有關聯。

政治大學林啓屏教授的大文，以歷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秦火焚書”談起，非常深入地思考了竹簡過程中的詮釋學問題。一個重大的歷史文化事件，比如“秦火焚書”造成了經典解讀的“歷史斷層”和“焦慮”問題。為了填補“斷層”，學者們展開了“學術想象”，重新構造古代思想史。他說上博竹簡《禮記·孔子閒居》的“五至”次第的差異，正反映了“學術圖像”的斷裂，背後可能與義理結構“解釋”本身就會有分化之可能。

二、郭店楚簡。

在郭店楚簡的思想研究上，有謝君直的“郭店楚簡《窮達以時》所蘊含的義命問題”，末永高康以《性自命出》為中心”，近藤浩之的“用簡帛文獻來（作）新解釋的可能性——《孟子·萬章下》‘力也’的解釋”，菅本大二的“郭店楚簡《尊德義》中的禮治思想——以荀子的禮治思想比較為中心”的研究及其引用《詩經》文本述評”，佐藤將之的“無‘忠信’的國家不能生存：春秋戰國時期概念的意義”。

南華大學哲學系謝君直助理教授的大文，從“義”、“命”的角度比較哲學化地探討了《窮達以時》。存山、張立文等人以價值二分的方法，而主張以“義命合一”的詮釋進路來理解該篇竹簡的天人、存性恆不可能與存有之天失去關係，故其價值不會因為道德自主而有內外之分”；“若調整思維向度條件，無道德實踐必無此命，義是命之出現的決定性因素”。

鹿兒島大學末永高康助教授的大文特別分析了《性自命出》與“性”相關的文本，例如“好惡，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等；並分析了性與心、習、情等概念。北海道大學近藤浩之等資料，重新研究了《孟子·萬章下》“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的意思。此前，多數學者認為是為了說明“智”和“聖”，兼備“巧”和“力”兩個方面。近藤認為“射於百步之外”之譬喻，是為了說明“智”，是著重於“至”和“力”，而不是著重於“中”。

梅花女子大學菅本大二助教授的大文，以“禮”、“刑”為中心探討《尊德義》勾劃的理想統治與《尊德義》在此方面的異同。他說，《尊德義》所主張的理想統治，其實遵循著《論語》當中孔子出是在詳解今本《論語》中孔子的思想。《尊德義》的想法還與賈誼《新書》相合。

中央研究院楊晉龍副研究員通過竹帛《五行》研究的個案，以懷疑和批判的眼光對此前中國大研究所達成的共識及其研究前提作出了深刻的反省。他的主要論點有：《五行篇》真的可以毫無疑慮地作為學派“五行說”的代表性文本嗎？郭店簡的墓葬時間，中國學者的共識大約是在西元前300年左右，實證性的有效證據，並沒有獲得學者一致性的共識；池田知久不相信墓葬時間的推測，認為《五行篇》現行《五行篇》成書在荀子之後、《五行篇》還有更早的祖本等，廖名春等學者反駁之，但實際並未研究內涵與預設，因此缺乏“對話”意義；學者們將現代化版本的概念帶入《五行篇》的研究之內，且帛書本；對於《五行篇》的引《詩》研究，或者崇古過渡或者過渡的研究預設，因而研究結論頗多且不具有較深的反省度，但是對於諸說立論的根據缺乏證據辨析、選擇的能力，他的歸納與思考也可能有誤。台灣大學哲學系佐藤將之助教授的大文，探討“忠”和“忠信”概念在春秋到戰國楚中期政治思想中的“忠”和“忠信”對於國家社稷的生存而言，幾乎是最高價值，在《左傳》中則係對於“社稷之誠。因此，即使臣民對君主有貢獻，但若此貢獻只限於達成君主的私利，則耳熟的作者並不將之成為“忠”主要指在具體的人際關係中“誠實之心”之意。在《墨子》中的“忠”是合乎“義”的行為。

民”稱為“忠”。所以“忠”的對象乃是超乎君主的共同利益。郭店簡《忠信之道》中的“忠信”；